



诗性抒写与生命感悟 董鸣鹤携新书《诗歌里的光阴》分享创作心得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近日,集美文艺讲堂第143期在厦门工学院举行。厦门工学院教师、作家董鸣鹤携新书《诗歌里的光阴》分享创作心得。该书系“集美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诗歌里的光阴》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散文集。本书以诗性思维与语言来解读古代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节日、诗人等,共四章23篇,集中表达了董鸣鹤对生活的感喟、创作执念与文化敬畏。

董鸣鹤说,《诗歌里的光阴》前后写了六七年。写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查找原始资料,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和传统文化著作。

董鸣鹤出生于安徽。因为一些原因,高中辍学,随后在家务农,又北上天津做学徒,当油漆工,挣钱谋生成了他当时生活的底色。艰苦劳累的小工生活并未磨灭他那颗孜孜向学的心。后来,他重新返校求学,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2018年来到厦门高校任教,完成了生命蜕变和人生转折。董鸣鹤表示,独特的经历让自己的内心深处有许多生命感悟,这便构成了这本散文集的情感基调。

厦门工学院博雅教育学院院长陈国军认为,董鸣鹤以传统与历史为材质,不拘束于诗句的传统训诂与解读,追求自我心性抒写,在过去与现代、古人与自我中,力求物我交替、今昔相成。“书中的兰花、酒壶、孤舟、清明、端午……都成为他的情感之兴、气意之象、风骨之物,承载了他的文学理想与文学执念。”

近期,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在整理馆藏典籍文献时,搜检出清同治十二年(1873)《宪示》碑拓片,共计5幅。据专家推测,该拓片是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带队实地考察福州琉球通商史迹时,组织人工摹拓后流入厦大的。

福州琉球馆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碑石散佚。厦大图书馆古籍研究学者认为,《宪示》碑拓片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清代中琉友好交流史的物证。

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在明抄本《使琉球录》展品前说:“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人琉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典籍、版本的搜集整理工作,把中华文明传承好、发展好。厦大图书馆表示,琉球馆《宪示》碑拓片的修复与保护,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宪示》碑拓片写了什么?

琉球馆正式名称为“柔远驿”,是清代福建省船司所属馆驿机构,因接待琉球使团而得名。琉球馆《宪示》碑拓片为原石原拓,尺寸171cm×67cm。碑首楷书,题名“宪示”。碑文楷书,竖9行,满行36字,共计319字。碑石镌刻的是署福州海防同知

翁学本颁示的禁约文告,述及柔远驿“安插琉球官伴”的用途,列明其管理、处罚诸事项,保障涉外场所不受骚扰。文中显示,同治十一年(1872),福州地方官府筹款修缮柔远驿,第二年琉球贡使向德裕等人捐资勒石。

这批碑拓从何而来?

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文史组组长,两次带队实地考察福州河口地区史迹,并于1948年发表《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以下简称《调查记》)。据该文记载,琉球馆毁于福州抗战第二次沦陷期间,考察队仅发现倒卧地面的碑石一块,随即请拓碑工人将碑文摹拓下来。傅衣凌认为碑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将其全文刊载于《调查记》。《调查记》没有著录题名、行款等信息,现通过碑拓文字比勘,可以判断所录就是《宪示》碑文。

1950年,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亚南出任厦门大学

校长,征得省委省政府同意,将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到厦门大学。在机构合并中,除研究人员调往厦大任教外,图书资料也一并转入厦大。傅衣凌调往厦大历史系任教授,直至1988年逝世。厦大图书馆古籍修复团队专家表示,虽然未见详细的移交资料目录,但从碑刻的摹拓经过、人员及资料的流转过程分析,厦大图书馆藏《宪示》碑拓片即由傅衣凌组织摹拓,并由社会科学研究所转入厦大。

今年4月,修复团队搜检出《宪示》碑拓片后,对碑拓进行修复和装裱,目前这批珍贵碑拓已被妥善保存。

发现《宪示》碑拓片有何意义?

据介绍,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这块碑石及碑文的重要价值,众多专家学者曾跟随傅衣凌的脚步实地探访。1963年,文史专家刘蕙孙(著名学者刘鹗的嫡孙)带队考察福州琉球馆遗迹,这块碑石已无迹可寻。1981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朱振声再次开展实地查访,确定这块碑石已经散佚。长期以来,傅衣凌所录碑文被广为传抄和征引,甚至被译为日文刊载于日本《冲绳文化研究》。目前流传的各家引录文本时有讹脱衍倒等情形,递相转述甚而存在多种误读。由于《调查记》没有一并刊布碑拓的实物图像,目前也未见有其他人摹拓该碑或公布拓片的相关记录,学术界一直未能校读碑文。因此,厦大图书馆藏《宪示》碑拓片的发现与公布,可以校正诸多传抄本的疏误,裨益史料的精准解读。

此外,《宪示》碑是中琉友好交流史的重要物证,这块碑石在民国时期曾被用来证明琉球馆在中日之间的

所有权归属。

日本吞并琉球后,琉球馆事实上变为日本人的居所。1926年,北伐军人入闽,组建“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施行政务,清理资产,欲将琉球馆收归管理,而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则认为琉球馆已属日本,理应归日本管理。

1927年4月,福建临时政治会议讨论此案,会议记录写道:“经查,该馆树有清同治十一年海防分所告示刊碑,可证明系我国所有,附呈地图、告示照片,请飭交涉署严重交涉……”会议记录提到的“清同治十一年海防分所告示刊碑”即《宪示》碑,特意强调清朝官府颁给文告的时间,以此来证明琉球馆归属中方。中方提供的物证是琉球馆地图和《宪示》碑照片,足见此碑石在当时权属之争中的重要性。因时局动荡、国力衰弱,琉球馆的所有权之争最后不了了之,馆产仍被日本人占据,并最终毁于战火。如今,原石已经散佚,碑拓则成了最“原始”的遗迹。

►柔远驿1992年复建。图为柔远驿马头墙飞檐翘角。(林振寿摄)

福州琉球馆《宪示》碑拓片 厦大图书馆发现

1 2 3
碑石已佚,拓片成为清代中琉友好交流史的重要物证

链接

《宪示》碑碑文

钦加知府銜、永春直隶州正堂、署福州南台海防分府、随带加五级纪录十次,为出示严禁事。照得大保铺设立柔远驿,原为优待远人,以示朝廷怀柔之至意。凡有琉球官伴到省安插馆驿,不准闲杂人等擅进骚扰,久经示禁在案。嗣因该驿年久失修,本分府禀奉大宪筹款兴修,现已修造完竣。诚恐附近居民、闲杂人等擅进骚扰,除谕飭土通事、地保随时稽查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附近居民及闲杂人等知悉:尔等毋得擅进馆驿骚扰及窥伺偷窃,纵令妇女幼孩将粪草秽物抛弃馆内,并严禁在馆聚饮赌博,踏踹门窗、墙壁,小孩踢球跌钱、喧哗吵闹等事。自示之后,如敢故违,一经查察,或被指票,立即差拿赴府,从重究办,罚令赔修。倘土通事、地保失于查管,一并重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给

同治十二年腊月贡使向德裕、王兼才,朝京都通事蔡大鼎,新旧存留杨廷鼎、周兆麟同捐建



▲福州琉球馆《宪示》碑拓片。(厦大图书馆供图)

文/通讯员 盛承
本报记者 叶胜伟

我家书屋

历经几十年圆了书房梦

●徐政荣

自小就梦想有一间宽大的书房,这个愿望历经几十年终于实现。

因为父亲是教育工作者,小时候,我在闽北政和县东平中学校园里长大,那时虽没有自己的书房,但我住的隔壁,就是学校的图书馆。所谓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十几平方米木板房,里边摆着几个简易书架,存放几百本图书。当时极少有少年儿童读物,因此这些书就成了我的精神食粮。课余时间,我都迫不及待地溜进图书馆,埋着头,读着难懂的四大名著和其他文学书籍。

20世纪80年代初,怀着对军人的崇拜和对部队生活的憧憬,我报名应征入伍。背着画夹,来到省城福州,在原福州军区司令部服役。因为能写会画,被选拔为文书。连队仅有的一间9平方米的图书室,就成了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书屋。那时,部队士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6元。我时常踩着单车,到东街口新华书店选购喜欢的图书。当时,16开本厚厚的《三希堂法帖》《芥子园画谱》等技法书籍,每本要两元多,一些薄的字帖则几角钱一本。

每到领津贴的日子,我就非常兴奋,除了留下买牙膏的钱,剩余的全都换成文学艺术类书籍。三年多时间,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读书、写字、画画,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一次,因军民共建协助东街口百货大楼出黑板报,有幸结识了我的老师——著名书法家赵玉林先生。受先生的指教,我的书法技艺不断提升,服役期间就加入了福建最早的文艺社团“福建艺仙苑”,



作者在家中书房阅读。(徐政荣供图)

还参加过许多书法展览,为所在部队争得了荣誉。退伍时,光图书就打包了好几箱。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来到厦门市公安系统工作。刚来时住的是简易宿舍,一家三口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生活,读书写字只能用折叠桌,用完收起。后来房改,分了套两居室,条件虽有改善,但仍然没有专门的书房,只好买两个书柜摆放在客厅藏书。书柜容量不大,放不下的书籍就存在纸箱里,至于笔墨纸砚,只能杂乱堆放。

由于经常参加艺术展览活动,每天都要读书、临帖,我一直都想拥有一间独立的书房。咬咬牙,终于在2007年置换了一套带书屋的房子。装修时,精心设计了整面墙的书柜,从跟随着多年的纸箱里,翻出一本本带着墨香的书,小心翼翼地按类摆放。积攒了几十年的书,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处。我还在足够宽敞的客厅,添置了一张书法案桌。茶余饭后,随时可以提笔泼墨,好一番惬意。

读书沙龙

双线叙事破解迷局

蔡骏携新作《谎言之子》做客厦门十点书店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日前,作家蔡骏携其斩获第二届“凤凰文学奖”大奖的新作《谎言之子》,做客十点书店厦门万象城店,与读者分享写作背后的故事。

《谎言之子》讲述了16年前的清明月,上海郊区工地上发现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刑警许大庆立案未果,不久妻子文雅向他提出离婚,随后在家中自杀。16年后,许大庆在妻子遗物中发现她与一个陌生男人的亲密合影。当一起连环车祸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潘多拉之盒”,一场盘根错节的死亡迷局被再次引爆。

蔡骏谈到,《谎言之子》的创意原点,来自对“血统论”的思考。“我们有些人总是觉得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家庭或富豪家庭的孩子,先天就比普通孩子拥有更高的起点,最终能有所成就。但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为我们所创造的条件,与我们自身成长的关联并不大,还存在着许多后天因素,塑造了我们最终的命运。”因此,小说最初的想法是想打破这种“宿命论”。至于小说的推理线,受到了近年来甘肃白银案、南京医科大学案等利用Y染色体从男性家族中找到多年前的凶手的真实案例启发。



蔡骏(中)分享写作故事。(厦门十点书店供图)

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谎言之子》中,书的内页特意设计成了黑、白两种颜色,以此呈现两种不同的视角——阴面和阳面。在小说中,蔡骏采用了双线叙事的手法,阳面以全知视角讲述即将退休的警察许大庆调查整个案件的过程,阴面以穆雪雪的视角展开自述,带读者回到16年前案件的起点,并回顾了那悲凉凄惨的一生。